

每到立春，浙南大地的街巷里，便被一种植物的香气盈满了。“春柴”，踩着春信隆重登场。

春柴的主角是樟树。樟枝、樟叶、樟片、樟屑皆可入用。作何用？焐春。

焐春，亦名“焐春”。《说文解字》对“焐”字的解释是“火热也”。而“焐”释为“焐也”，即光明之意，正契合烟火熏燎带来的光亮与暖意。焐春，就是在屋内内外，点燃樟树枝叶，以香樟烟火熏燎各个角落，将每一处都细细“焐”过。仪式简单些的，直接将樟树枝叶放在地上焚烧；也有将其置于铁锅等器具中焚烧的，方便人们捧着器具，挨个房间细细“焐”遍。

用草木熏燎居室的习俗，历史极为悠久。甲骨文中便有“贞其燎于盟室”“燎门”的记载。“燎”即熏燎屋室，意在杀灭病虫、祛除疫气，这或许是上古时期的一种卫生保健手段。而焐春，亦是源远流长。古代中国素有立春祀青帝的礼制，《大唐开元礼》中记载了唐代天子的立春祭祀仪式，文中便有“爰始立春，盛德在木，用致燔燎于青帝灵威仰”之句。所谓燔燎，便是烧柴燎祭之意。

立春的樟木香气是浙南人刻在骨子里的记忆。清道光年间《乐清县志》记载：“至立春时刻，人家皆烧樟叶、放爆竹，以助阳气，名曰‘焐春’。”清光绪年间《青田县志》也说：



文 / 叶艳莉

“立春取樟树枝及杂柴于中堂，焚之作霹雳声，谓之‘焐春’。”焐春的热闹景象，亦被载于乡土诗文。台州临海《竹枝词》说：“数九过去天转温，劈了樟木好焐春。烟气滚滚驱五毒，合家老小保太平。”清同治年间，温州知府戴文俊描绘东瓯风土的《瓯江竹枝词》中亦有《焐春》云：“叶烧樟树趁芳辰，爆竹千声气象新。俗字一编须记取，好将疔夏对焐春。”

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，焐春的目的大致有三：助阳气，驱五毒，保太平。按照节气的说法，从冬至这天开始，阳气逐渐升起，但在立春之前，阳气皆隐于地下、悄然上升，尚未破土而出。到了立春，阳气才冲出地面，万物复苏。民间认为，焚烧樟木的烟火与爆竹的声响，可助阳气升发，驱退阴气，使全年风调雨顺。樟木芳香辟秽的功效，早在古时便为人熟知。《本草纲目》云：“霍乱及干霍乱须吐者，以樟木屑煎浓汁吐之，甚良。又中恶、鬼气卒死者，以樟木烧烟熏之，待苏乃用药。此物辛烈香窜，能去湿气、辟邪恶故也。”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樟脑，便是以樟木为原料制成，可通窍辟秽、利湿杀虫。焐春在岁月中不断丰富寓意，逐渐成为人们祈求太平、希冀吉祥的民俗载体。人们把一冬的晦气、不顺心，都借着这烟，还给老天爷。而老天爷也借着这烟，把新生的阳气、一年的盼头，尽数送回人们心头。

焐春时的祝词仿佛一本心愿的百科全书，版本依据地域不同各有差异。青田的一个版本是：“焐春焐过间，生儿中高官。焐春焐过堂，儿孙一驮堂（青田方言音译，一大堆的意思）。焐春焐过屋，养猪大如屋。焐春焐过年，金银堆成山……”而玉环坎门一带为渔乡，当地的焐春祝词便带上了鲜明的渔区特色：“今年跨火盆，明年整大船。”

焐春讲究时辰，须在立春日交春的那一刻开启仪式。当然，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，人们如今也没那么较真，图的就是一个好意头、好玩喜庆。2021年立春，有热心网友专门摄制了乐清老城的焐春纪录片。那年立春的交节时刻为22时58分39秒。本来早早入睡的老人，都在等待正时辰的到来。谁知有些急性子的街坊，提前约20分钟便点燃了樟木焐春，烧春柴的火光伴着放鞭炮的响声，瞬间打破了夜的沉寂。你家焐了，我家便也跟着焐，一时间鞭炮噼啪声震天。有些淡定的老人刚买了鞭炮回家，念叨着“还有时间呢”。火苗滋滋舔着春柴，焰光红得透亮，烟气升腾，裹着人们的嬉笑声，红红火火地把春给“立”进了人间。

立春的味儿，就是樟木热腾腾的味儿，更是中华民族善活乐活的味儿。烧的是樟木，迎的是新生。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，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。焐春啦！

东风裹着寒意漫过来时，檐下的蜡梅就悄悄酝酿着心事。光秃秃的枝丫上，花苞鼓鼓囊囊，像缀着一颗颗淡黄的玉珠，在料峭寒风里，透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。等第一场雪落下，蜡梅便迎着雪绽放，那香气清冽又温润，漫过窗棂，钻进衣领，把寒冬的冷意都冲淡了几分。

小时候的冬天，外婆家的小院里就种着一株蜡梅。那树龄比我还大，枝丫遒劲，斜斜地伸到屋檐下。每到深冬，别的花草早已凋零，唯有这蜡梅，顶着白雪，开得热热闹闹。清晨推开门，最先撞见的便是那一抹鹅黄，雪落在花瓣上，白黄相间，像一幅素雅的水墨画，鼻尖萦绕着淡淡的香，清而不冷，甜而不腻，让人心里瞬间亮堂起来。

外婆总爱说：“蜡梅是最有骨气的花，越冷开得越旺。”她会搬个小板凳坐在蜡梅树下，手里缝着针线活儿，阳光透过枝丫洒在她身上，暖融融的。我趴在她腿上，闻着梅香，听她讲过去的故事。

雪后初晴的日子，外婆会摘下几枝开得最盛的蜡梅，插在堂屋的粗瓷瓶里。没有水也没关系，蜡梅的枝干硬朗，花朵能在枝头开上许久，插在瓶里，整个屋子都浸在香气里。吃饭时，梅香混着饭菜的香。睡觉时，梅香伴着梦境。就连写作业时，鼻尖都是淡淡的甜，连枯燥的算术题，都变得可爱了几分。

有一年冬天，我得了重感冒，发烧咳嗽，浑身乏力。外婆急得团团转，除了熬姜汤、敷毛巾，还特意折了一枝带着雪的蜡梅，放在我的床头。“闻闻梅香，病就好得快些。”她坐在床边，轻轻拍着我的背，梅香随着她的呼吸漫过来，清冽中带着暖意，竟真的让我烦躁的心安定了不少。我躺在床上，看着床头的蜡梅，花瓣上的雪慢慢融化，水珠顺着花瓣滚落，像泪珠，又像星星。外婆的声音轻轻柔柔，混着梅香，漫在小小的房间里。

后来我上学离开家，每年冬天，都会想起外婆家檐下的蜡梅。城市里的花店也卖蜡梅，

插在精致的花瓶里，香气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没有小院里那株蜡梅的清冽，也没有雪水浸润后的温润。我也曾试着在阳台上种过蜡梅，可无论怎么精心照料，都开不出那样繁盛的花，更闻不到那样让人安心的香。

有一年深冬，我出差路过家乡，特意绕路去了外婆家。小院依旧，蜡梅树还在，只是枝丫比以前更粗壮了些，枝头的花苞正鼓鼓囊囊地待放。外婆见我回来，笑得眉眼弯弯，拉着我的手往屋里走，“就知道你念着这梅香，特意给你留着最好的枝子。”那天晚上，我们坐在蜡梅树下，烤着炭火，聊着家常。炭火噼啪作响，梅香阵阵袭来，雪落在枝头，发出簌簌的声响，一切都还是记忆里的模样。

如今外婆已经不在，可那株蜡梅还守在小院里。每年冬天，我都会回去看看，站在蜡梅树下，仿佛还能看到外婆坐在小板凳上的身影，听到她温柔的话语。蜡梅依旧迎着寒风绽放，香气依旧清冽温润，



檐下蜡梅香

文 / 董国宾

婆的牵挂，从未离开。

去年冬天，我在城里的小区里，意外发现了一株蜡梅。枝丫不算粗壮，却也开得热烈。雪后初晴，我站在蜡梅树下，闻着熟悉的香气，忽然想起外婆说过的话。蜡梅不与百花争春，独在寒冬绽放，它用自己的坚韧和芬芳，装点着寂寥的冬天，也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希望。

檐下的蜡梅，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，见证了岁月的流转，也藏着我深深的思念。那清冽的香气，不仅暖了寒冬，更暖了我的岁月。它让我明白，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，往往就藏在这些寻常的时光里。

这个冬天，雪又落了下来，檐下的蜡梅又开了。那一抹鹅黄，在白雪的映衬下，格外耀眼；那一缕清香，在寒风中，愈发醇厚。我站在窗前，望着远方，心里满是温暖和安宁。原来，有些味道，有些记忆，早已刻进了骨子里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都不会消散。就像这蜡梅香，陪着我走过一个个寒冬，也陪着我走向往后的每一个日子。

只是少了那个为我折梅的人。我摘下一枝蜡梅，插在随身的包里，香气一路伴着我，像外